

闲话

漫步弥勒寺公园

□ 张雪飞

因为单位邻近弥勒寺公园的缘故,我很喜欢到公园里去漫步。

公园地处昆明市西山区金碧路与西坝路交叉口,原为云南省委办公地,后省委大院南迁,原址辟为开放式公园,因地得名,曰“弥勒寺公园”。

公园占地80余亩,里面建有假山、莲池、水井,溪流蜿蜒。园内依地势广植嘉木、名花、异草,楼、亭、廊、宇和曲径、栈道、小桥点缀其间。

公园虽然坐落于昆明市核心地段,但环境却显得格外清幽。进入公园,满眼皆是绿色,各类树木高矮参差,芳草地如毡似毯,一条条鹅卵石小道纵横其间。那些树林,高大者,枝繁叶茂,遮出的绿荫足有几亩地大小,似乎碧空中的云彩就挂在枝头;低矮者,仅有孩童般高,但也是造型别致。

公园中有一株枝叶秀颀的树,枝头密密地缀满花椒般大小的红色果子。树上有一些小巧玲珑的鸟儿在啄食这些果子。也许是果子味道好的缘故,鸟儿们边啄边发出清脆欢快的鸣叫。我觉得有趣,便停下脚步观察起来。一只鸟儿似乎不喜欢我打扰它,“喳”地叫了一声,小脑袋朝地上一点,把一颗啄食了一半的果子啄到我头上。我发出会心的微笑,急忙走开了。身后传来鸟儿们似乎得胜的热烈的鸣叫声。

公园中景致众多,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一溪一池一山。

公园中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溪中长满高高矮矮的各种植物,有一种植物尤其醒目,似芦苇又不是芦苇,约有一人多高,细而光滑的茎秆顶着一个通体洁白、蓬蓬松松的就像大绒球那样的圆状物。水面上浮满圆盘状的碧绿的荷叶,有无数针尖大小的鱼儿在水中悠游、嬉戏。每当有人靠近,鱼儿们就慌乱起来,搅乱了一溪清水,水面上荡起圈圈涟漪。

我特别喜欢这条小溪,每当来到这儿,就像回到了童年故乡的小河畔,似乎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儿时岁月,因而在溪边驻足的时间也是最长的。阳光透过树梢,把碎金子撒在水面上。溪畔的树木反射着河中的波光,一圈一圈的,颇富灵韵和动感。

公园中有一泓池塘。池水呈淡绿色,池中长着水草,水草间游弋着七彩斑斓的各种鱼

儿。有一条近半米长的锦鲤,全身金黄,像一个王者,时而潜到水底,时而浮到水面,好不自在。也许是发现我在观察它,它竟大胆地游到我身边来,大脑袋不时地探出水面,既像在跟我打招呼,又像在要求我向它喂食似的,让我很为没带些鱼食来而羞愧。

在凸出水面的一块石头上,有一只乌龟在晒太阳。它歪着头,脖子一鼓一鼓的,绿豆眼不停地眨呀眨的,似乎在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我。我猜不透它在想什么,便故意不看它,去看池塘畔的崖壁。构成崖壁的巨石似乎很有些年头了,有着很好看的赭红色的纹路,透出一种厚重的沧桑感。

公园深处有一座土山,山上设有观景台。顺着木梯拾级而上,便来到观景台上。观景台周围是茂密的树林,有柏树、麻栗树等。树木都长得修长挺拔,树冠在空中密密地交织在一起,为观景台遮出一地阴凉。站在这儿,我惊奇地发现,竟可以用肉眼直视正午的太阳。太阳就像一个发光的盘子,架在青枝绿叶间,隐隐射出万千道并不太算刺眼的光芒。

站在观景台上,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公园里的一切都一览无余。最直观的感受是,公园中树多、水多、鸟多、人多。风声、鸟声、乐声,声声入耳;人影、树影、花影,历历在目。

鸟多,故而耳鼓中灌满鸟儿此起彼伏的鸣叫声。树多,绿荫遮天蔽日,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感到凉爽宜人。水多,溪流淙淙,拂面而来的微风都带着水的清凉和水草的芳香。人多,是因为公园环境宜人,来此休闲小憩的人特别多。放眼望去,只见散落在树林中的石桌、石凳、木凳旁,人们或打扑克,或下象棋,或品香茗,悠哉游哉。

比较下来,早晨或傍晚来公园中的人尤其多,简直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人们大多都是来锻炼身体的,或慢跑,或快走,或找一宽敞僻静之地跳广场舞,互不干涉,其乐融融。

每每漫步公园的时候,看着这一派祥和安宁的景象,我总忍不住会想: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蔓延、肆虐的情况下,还有这样一方静谧安详的乐土,供人们无忧无虑地休闲,不是一件分外值得庆幸的事么?人们是不是更应该珍惜这幸福安宁的生活?

穿花裙子的好时光

□ 张君燕

有句俗话说“二八月,乱穿衣”。还真是这样,进入阴历二月,温度一天天上升,但天气却并不稳定,反复无常,可能早晚还穿着冬衣,正午天气一热,人们便换了单衣,甚至还有人穿上了短袖。当然,爱美的姑娘们早已穿上了裙子,在带着寒意的微风中裙裾飞扬,展露腰肢,成为初夏街头一道靓丽的风景。

每个女孩小时候对裙子大概都是毫无抵抗力的吧!透过那些五颜六色的花裙子,女孩看到的是一个童话里的城堡,而自己就是那个身穿裙子,如花儿一般美好的公主。当然,我也不例外。所以,冬天刚过,我们就开始盼望穿花裙子的日子快点到来。天气一点点变暖,离穿裙子的日子也一天天接近,可是,哪一天才是真正可以穿裙子的日子呢?它不像某个节日,会有固定的日子。于是,大家就在期盼的心情中,等待第一个穿裙子的人出现。

小学五年级那一年,天气开始变热,班里的女同学都迫不及待地想穿上裙子。这时问题就出现了:谁做第一个穿裙子的人呢?第一个穿上裙子是需要勇气的,在周围都是灰暗的着装中,猛然出现一抹亮丽的色彩,肯定会吸引众多关注的目光,还要接受众人暗中的打量和评判。这对一个小学的女生来说,总归不太容易。尤其是我这种内向又害羞的性格,更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先穿上裙子,但每个人又都不愿意做第一个穿裙子的人。在这种

矛盾的心情中,我们等待了半个多月。那段时间,刚好我生了一场小病,在家里休息了几天,周一准备去上学时,天气预报当天的气温已经接近三十度了。母亲建议我穿上裙子,我心里想着,这几天没上学,也许同学们都穿上裙子了,毕竟天气已经这么热了。于是我就听从了母亲的建议,穿上了去年生日时,姑姑送给我的一件花裙子。

当我穿上那件花裙子来到学校时,却成为全校人瞩目的对象——我竟然意外地成为学校里第一个穿裙子的人。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想落荒而逃。但看到一些同学脸上欣赏的表情,我突然来了勇气,然后在大家有意无意的注视中,高高仰着头,如一个骄傲的公主走过一段长长的红地毯。

“隔壁班有个女生穿裙子了”,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校园,下午时,全校的女生几乎都换上了裙子,就像一块石头扔进平静的湖面,一个接一个的涟漪便在湖面荡漾开来。神奇的是,经过那件事,我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我变得开朗、积极、勇敢,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一说话就会脸红的小女生了。

多年过去,当年的小姑娘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也可以随心所欲地穿自己喜欢的衣裙,哪怕是在寒冷的冬天,只要你愿意,也可以穿上美美的裙子。但我还是会怀念小时候那种带着期待带着不安的心情,怀念那一段穿花裙子的美好时光。



人物

没有音乐照样跳舞

□ 黄全国

小妹早上通过微信发来一首小诗:早晨/起床后/走到庭院/或阳台上/仰望天空/看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完成了壮举/龙抬头。我问是你写的?她说,我写的。我惊讶,她能写诗?有点小小的不简单,诗后昂扬向上的风骨就是小妹一贯的个性。

她命运多舛,但性格坚挺。

小妹是我们姐弟妹八人中的老小,是父母的老胎女。她出生时,体质不怎么好,整天闭着眼睛,不怎么动,也不怎么哭,裹头搭颈的。母亲没有奶水,只好喂米汤,用红糖搞的。几个月大时,她的右腮帮害了大疮,化脓流血,也看了不少医生,却老不得好。我抱她时,她像睡着了,也像死了一样,任我怎么摆弄,都没有什么反应。后来,父母抱她到安庆城开刀了,腮帮才慢慢好起来,可是有个大大的红红的疤子,疤子上面还有一个肉小丁当。

小妹渐渐长高了,可还是瘦瘦的。她的腿像笔杆子,细得怕人,没有腿肚子,仿佛都能折得断。

小妹念书不太好,初中没有考取,父亲用烧石灰的500块钱交高价进了初中。念到初二了,几乎没有及格过。那天,我专程到团结学区去问班主任,他说:“你小妹天天都在忙,累死了,可是考不好成绩,就像做庄稼一样,一点不内行。”我懂了。初二升初三时,她自己提出来,不念了,真的念不进去。家里人也不勉强。

小妹去了北京,先是做油漆。她体质不行,做了几年,再由姐夫介绍,跟大兴区的一位阿姨学修手表。那位阿姨有耐心有善心有方法,小妹进步很快,眼看就要出师大展宏图了,一场车祸横飞而来。那天早上,她推着自行车和一帮人在火车栏杆外等火车经过,谁知火车呼啸而去,碰了一下栏杆,一下扫倒一批人,其中就有小妹,立即送往医院。小妹昏迷了七八天,居然活过

来了,大幸。那场车祸,死了一个,一个永久植物人,一个残废,一个重伤——小妹,三位轻伤。小妹虽然活过来了,但不能做事,一个人老是发笑。铁道部赔了一批钱,小妹就用那批钱在家休养着,两年后,慢慢恢复了。

小妹照镜子,老看到红疤子和肉小丁当,很不舒服,于是在北京开刀了。开刀后,我第一次看到她,疤子和小丁当都没有了,还做了双眼皮,她是我家第一个双眼皮,很好看。我说,小妹变成了大美女。哈哈……她开怀大笑,从来没有看到她如此的豪爽和痛快。她说,准备好好大干一场。

小妹成家了,很快有了一女一儿。她和小妹婿在北京跟姐夫姐姐做家具和销售,顺风顺水。

有了一些积蓄,他们回到安庆创办公司。开始不错,这时有人搞信贷,他们也入伙了,谁知一入伙倒了大霉。因为触犯了刑律,一批人进了监狱,小妹婿也稀里糊涂地进去了,不但将老底子“输光”,还有一屁股债。小妹一个人扛起了担子,一面打两份工还债,一面带着两个孩子念书,不向困难低头。现在,女儿大学毕业了,儿子念高中,成绩挺棒。她常去看望她的丈夫,给他钱,给他鼓励,出来后重新一起干,不信东风喊不回。她的公公婆婆说:“媳妇是我们家最大的功臣,扛起了担子,还了不少债务,教育了他们的儿子,还培养了孙子,真的不容易。”

她说,等儿子考上大学了,她还在北京开公司,我退休了,去给她做帮手。还说,发财了,让双方父母游天下,享富贵。

小妹是个没有音乐照样跳舞的人,乐观、向上和坚挺。

小妹往五十上奔了,担子那么重,可是心态那么好,进取心那么强,从没有哼过一次。我希望她,继续前进,正如她诗后所写:完成壮举——龙抬头。

火烧山

□ 吴兴葵

诗苑
记忆停留在某个春天
思绪的云层在碰撞中投下火焰

一朵泛着初绿的浪花被点着了
鸟儿像惊慌失措的鱼群
大大小小的动物
加入了逃亡的溃军

唯有真正植根于土地的植物
在经受恐惧 无望 无奈
到挺身面向火海的心理历程之后
在用生命为这片土地守候

烟火熏天
山外青山都呛得咳嗽
更远处的花开得若无其事
在逃来的鸟兽的自述中
语言仍在哆嗦颤抖

季节的轮回依旧
逃离的动物或许也会归来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多年以后
火烧山又是青葱葱绿油油

大地经历过多次烘烤人心的燃烧
至今 很多山中人都知道
那些令人窒息的时刻
在众多植被的脚下
长眠着一层黑色的泥巴

那是灵魂涅槃后的身躯
那是后来者枝繁叶茂
花香果甜的生命动力

朝朝暮暮
都会有云朵
如当年点燃山岭一般点燃自己
燃烧过的云朵
最终也成为了
火烧山的血液